

皇家藏本

資治通鑑

司馬光 著

樣和



當代中國出版社



资治通鉴

第二卷

〔宋〕司马光 撰

当代中国出版社

第二卷目录

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孝质皇帝 (371)

孝桓皇帝上之上 (372)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孝桓皇帝上之下 (378)

卷第五十五 汉纪四十七

孝桓皇帝中 (386)

卷第五十六 汉纪四十八

孝桓皇帝下 (393)

孝灵皇帝上之上 (394)

卷第五十七 汉纪四十九

孝灵皇帝上之下 (400)

卷第五十八 汉纪五十

孝灵皇帝中 (408)

卷第五十九 汉纪五十一

孝灵皇帝下 (415)

孝献皇帝甲 (420)

卷第六十 汉纪五十二

孝献皇帝乙 (423)

卷第六十一 汉纪五十三

孝献皇帝丙 (431)

卷第六十二 汉纪五十四

孝献皇帝丁 (439)

卷第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孝献皇帝戊..... (447)

卷第六十四 汉纪五十六

孝献皇帝己..... (454)

卷第六十五 汉纪五十七

孝献皇帝庚..... (460)

卷第六十六 汉纪五十八

孝献皇帝辛..... (467)

卷第六十七 汉纪五十九

孝献皇帝壬..... (473)

卷第六十八 汉纪六十

孝献皇帝癸..... (479)

卷第六十九 魏纪一

世祖文皇帝上..... (486)

卷第七十 魏纪二

世祖文皇帝下..... (494)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 (499)

卷第七十一 魏纪三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501)

卷第七十二 魏纪四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507)

卷第七十三 魏纪五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515)

卷第七十四 魏纪六

烈祖明皇帝下..... (522)

邵陵厉公上..... (526)

卷第七十五 魏纪七

邵陵厉公中..... (530)

卷第七十六 魏纪八

邵陵厉公下..... (538)

高贵乡公上..... (541)

卷第七十七 魏纪九

高贵乡公下..... (545)

元皇帝上..... (550)

卷第七十八 魏纪十

元皇帝下..... (552)

卷第七十九 晋纪一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 (559)

卷第八十 晋纪二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568)

卷第八十一 晋纪三

世祖武皇帝中..... (576)

卷第八十二 晋纪四

世祖武皇帝下..... (584)

孝惠皇帝上之上..... (585)

卷第八十三 晋纪五

孝惠皇帝上之下..... (591)

卷第八十四 晋纪六

孝惠皇帝中之上..... (597)

卷第八十五 晋纪七

孝惠皇帝中之下..... (603)

卷第八十六 晋纪八

孝惠皇帝下..... (610)

孝怀皇帝上	(613)
卷第八十七 晋纪九	
孝怀皇帝中	(618)
卷第八十八 晋纪十	
孝怀皇帝下	(627)
孝愍皇帝上	(630)
卷第八十九 晋纪十一	
孝愍皇帝下	(635)
卷第九十 晋纪十二	
中宗元皇帝上	(644)
卷第九十一 晋纪十三	
中宗元皇帝中	(651)
卷第九十二 晋纪十四	
中宗元皇帝下	(658)
肃宗明皇帝上	(662)
卷第九十三 晋纪十五	
肃宗明皇帝下	(665)
显宗成皇帝上之上	(669)
卷第九十四 晋纪十六	
显宗成皇帝上之下	(673)
卷第九十五 晋纪十七	
显宗成皇帝中之上	(681)
卷第九十六 晋纪十八	
显宗成皇帝中之下	(689)
卷第九十七 晋纪十九	
显宗成皇帝下	(697)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	(700)

卷第九十八 晋纪二十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706)

卷第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714)

卷第一百 晋纪二十二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723)

卷第一百一 晋纪二十三

孝宗穆皇帝下 (732)

哀皇帝 (734)

海西公上 (737)

卷第一百二 晋纪二十四

海西公下 (741)

卷第一百三 晋纪二十五

大宗简文皇帝 (748)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752)

卷第五十三 汉纪四十五

起柔兆閼茂，尽柔兆渚滩，凡十一年。

孝质皇帝

本初元年 夏，四月，庚辰，令郡、国举明经诣太学，自大将军以下皆遣子受业；岁满课试，拜官有差。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属、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经者，各令随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当以次赏进。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生。

五月，庚寅，徙乐安王鸿为渤海王。

海水溢，漂没民居。

六月，丁巳，赦天下。

帝少而聪慧，尝因朝会，目梁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闰月，甲申，冀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以进之。帝若烦甚，使促召太尉李固。固入前，问帝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饼。今腹中闷，得水尚可活。”时冀亦在侧，曰：“恐吐，不可饮水。”语未绝而崩。固伏尸号哭，推举侍医。冀虑其事泄，大恶之。将议立嗣，固与司徒胡广、司空赵戒先与冀书曰：“天下不幸，频年之间，国祚三绝。今当立帝，天下重器，诚知太后垂心，将军劳虑，详择其人，务存圣明。然愚情眷眷，窃独有怀。远寻先世废立旧仪，近见国家践祚前事，未尝不询访公卿，广求群议，令上应天心，下合众望。《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昔昌邑之立，昏乱日滋；霍光忧愧发愤，悔之折骨。自非博陆忠勇，延年奋发，大汉之祀，几将倾矣。至忧至重，可不熟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冀得书，乃召三公、中二千石、列侯，大议所立。固、广、戒及大鸿胪杜乔皆以为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朝臣莫不归心。而中常侍曹腾尝谒蒜，蒜不为礼，宦者由此恶之。初，平原王冀既贬归河间，其父请分鬲吾县以侯之；顺帝许之。冀卒，子志嗣；梁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门亭。会帝崩，梁冀欲立志。众论既异，愤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夺。曹腾等闻之，夜往说冀曰：“将军累世有椒房之亲，东摄万机，宾客纵横，多有过差。清河王严明，若果立，则将军受祸不久矣！不如立鬲吾侯，富贵可长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会公卿，冀意气凶凶，言辞激切，自胡广、赵戒以下莫不慑惮，皆曰：“惟大将军令！”独李固、杜乔坚守本议。冀厉声曰：“罢会！”固犹望众心可立，复以书劝冀，冀愈激怒。丁亥，冀说太后，先策免固。戊子，以司徒胡广为太尉；司空赵戒为司徒，与大将军冀参录尚书事；太仆袁汤为司空。汤，安之孙也。庚寅，使大将军冀持节以王青盖车迎鬲吾侯志入南宫；其日，即皇帝位，时年十五。太后犹临朝政。

秋，七月，乙卯，葬孝质皇帝于静陵。

大将军掾朱穆奏记劝戒梁冀曰：“明年丁亥之岁，刑德合于乾位，《易经》龙战之会，阳道将胜，阴道将负。愿将军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为皇帝置师傅，得小心忠笃敦礼之士，将军与之俱入，参劝讲援，师贤法古，此犹倚南山、坐平原也，谁能倾之！议郎大夫之

位，本以式序儒术高行之士，今多非其人，九卿之中亦有乖其任者，惟将军察焉！”又荐种暹、栾巴等，冀不能用。穆，晖之孙也。

九月，戊戌，追尊河间孝王为孝穆皇，夫人赵氏曰孝穆后，庙曰清庙，陵曰乐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庙曰烈庙，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节奉策书玺绶，祠以太牢。

冬，十月，甲午，尊帝母匡氏为博园贵人。

滕抚性方直，不交权势，为宦官所恶；论讨贼功当封，太尉胡广承旨奏黜之；卒于家。

孝桓皇帝上之上

建和元年 春，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戊午，赦天下。

三月，龙见谯。

夏，四月，庚寅，京师地震。

立阜陵王代兄勃道亭侯便为阜陵王。

六月，太尉胡广罢。光禄勋杜乔为太尉。自李固之废，内外丧气，群臣侧足而立，唯乔正色无所回挠，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七月，渤海孝王鸿薨，无子；太后立帝弟蠡吾侯悝为渤海王，以奉鸿祀。

诏以定策功，益封梁冀万三千户，封冀弟不疑为颍阳侯，蒙为西平侯，冀子胤为襄邑侯，胡广为安乐侯，赵戒为厨亭侯，袁汤为安国侯。又封中常侍刘广等皆为列侯。杜乔谏曰：“古之明君，皆以用贤、赏罚为务。失国之主，其朝岂无贞干之臣，典诰之篇哉？患得贤不用其谋，谄书不施其教，闻善不信其义，听谗不审其理也。陛下自藩臣即位，天人属心，不急忠贤之礼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门，宦者微孽，并带无功之绂，裂劳臣之土，其为乖滥，胡可胜言！夫有功不赏，为善失其望；奸回不诘，为恶肆其凶。故陈资斧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无功。苟遂斯道，岂伊伤政为乱而已，丧身亡国，可不慎哉！”书奏，不省。

八月，乙未，立皇后梁氏。梁冀欲以厚礼迎之，杜乔据执旧典不听。冀属乔举汜宫为尚书，乔以官为减罪，不用。由是日忤于冀。九月，丁卯，京师地震。乔以灾异策免。冬，十月，以司徒赵戒为太尉，司空袁汤为司徒，前太尉胡广为司空。

宦者唐衡、左悺共谮杜乔于帝曰：“陛下前当即位，乔与李固抗议，以为不堪奉汉宗祀。”帝亦怨之。十一月，清河刘文与南郡妖贼刘鲋交通，妄言：清河王当统天下，欲共立蒜。事觉，文等遂劫清河相谢勗曰：“当立王为天子，以勗为公。”勗骂之，文刺杀勗。于是捕文、鲋，诛之。有司劾奏蒜；坐贬爵为尉氏侯，徙桂阳，自杀。梁冀因诬李固、杜乔，云与文、鲋等交通，请逮按罪；太后素知乔忠，不许。冀遂收固下狱；门生渤海王调贯械上书，证固之枉，河内赵承等数十人亦要铁锁诣阙通诉；太后诏赦之。及出狱，京师市里皆称万岁。冀闻之，大惊，畏固名德终为己害，乃更据奏前事。大将军长史吴祐伤固之枉，与冀争之；冀怒，不从。从事中郎马融主为冀作章表，融时在坐，祐谓融曰：“李公之罪，成于卿手。李公若诛，卿何面目视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径去。固遂死于狱中；临命，与胡广、赵戒书曰：“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禄，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广、戒得书悲嘶，皆长叹流涕而已。冀使人胁杜乔曰：“早从宜，妻子可得全。”乔不肯。明日，冀遣骑至其门，不闻哭者，遂白太后收系之；亦死狱中。

冀暴固、乔尸于城北四衢，令：“有敢临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尚未冠，左提章、钺，右秉铁钺，诣厥上书，乞收固尸，不报；与南阳董班俱往临哭，守丧不去。夏门亭长呵之曰：“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诏书，欲干试有司乎！”亮曰：“义之所动，岂知性命，何为以死相惧邪！”太后闻之，皆赦不诛。杜乔故掾陈留杨匡，号泣星行，到雒阳，著故赤帻，托为夏门亭吏，守护尸丧，积十二日；都官从事执之以闻，太后赦之。匡因诣厥上书，并乞李、杜二公骸骨，使得归葬，太后许之。匡送乔丧还家，葬讫，行服，遂与郭亮、董班皆隐匿，终身不仕。梁冀出吴祐为河间相，祐自免归，卒于家。冀以刘鲧之乱，思朱穆之言，于是请种暉为从事中郎，荐栾巴为议郎，举穆高第，为侍御史。

是岁，南单于兜楼储死，伊陵尸逐就单于车儿立。

二年 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庚午，赦天下。

三月，戊辰，帝从皇太后幸大将军冀府。

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

夏，四月，丙子，封帝弟颙为平原王，奉孝崇皇祀；尊孝崇皇夫人马氏为孝崇园贵人。

五月，癸丑，北宫掖廷中德阳殿及左掖门火，车驾移幸南宫。

六月，改清河为甘陵。立安平孝王得子经侯理为甘陵王。奉孝德皇祀。

秋，七月，京师大水。

三年 夏，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乙丑，有星孛于天市。

京师大水。

九月，己卯，地震。庚寅，地又震。

郡、国五山崩。

冬，十月，太尉赵戒免；以司徒袁汤为太尉，大司农河内张歆为司徒。

是岁，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学有高行，当世名贤李固、李膺皆师宗之。在朗陵、莅事明治，称为神君。有子八人：俭、緄、靖、熹、汪、爽、肃、专，并有名称，时人谓之八龙。所居里旧名西豪，颍阴令渤海苑康以为昔高阳氏有才士八人，更命其里曰高阳里。膺性简亢，无所交接，唯以淑为师，以同郡陈寔为友。荀爽尝就谒膺，因为其御；既还，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见慕如此。陈寔出于单微，为郡西门亭长。同郡锺皓以笃行称，前后九辟公府，年辈远在寔前，引与为友。皓为郡功曹，辟司徒府；临辞，太守问：“谁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门亭长陈寔可。”寔闻之曰：“锺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识我！”太守遂以寔为功曹。时中常侍山阳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于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所言。伦后被徵为尚书，郡中士大夫送至纶氏，伦谓众人曰：“吾前为侯常侍用吏，陈君密持教还而于外白署，比闻议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惮强御，陈君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者也。”寔固自引愆，闻者方叹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后为太丘长，修德清静，百姓以安。邻县民归附者，寔辄训导譬解发遣，各令还本。司官行部，吏虑民有讼者，白欲禁之。寔曰：“讼以求直，禁之，理将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闻而叹息曰：“陈君所言若是，岂有冤于人乎！”亦竟无讼者。以沛相颺敝违法，解印绶去；吏民追思之。钟皓素与荀淑齐名，李膺常叹曰：“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学慕古，有退让风，与膺同年，俱有声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复以膺妹妻之。膺谓瑾曰：“孟子以为‘人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于是何太无皂白邪！”瑾尝以膺言白皓。皓曰：“元礼祖、父在位，诸宗并盛，故得然乎！昔国武子好招人过，以致怨恶，今岂其时邪！必欲保身全家，尔道为贵。”

和平元年 春，正月，甲子，赦天下。改元。

乙丑，太后诏归政于帝，始罢称制。二月，甲寅，太后梁氏崩。

三月，车驾徙幸北宫。

甲午，葬顺烈皇后。增封大将军冀万户，并前合三万户；封冀妻孙寿为襄城君，兼食阳翟租，岁入五千万，加赐赤绶，比长公主。寿善为妖态以蛊惑冀，冀甚宠之。冀爱监奴秦宫，官至太仓令，得出入寿所，威权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谒辞之。冀与寿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夸竞，金玉珍怪，充积藏室；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酣讴竞路。或连日继夜以聘娱恣。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遍近县，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移橄所在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口，名曰自卖人。冀用寿言，多斥夺诸梁在位者，外以示谦让，而实崇孙氏。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属县富人，被以它罪，闭狱掠拷，使出钱自赎，货物少者至于死、徙。扶风人士孙奋，居富而性吝，冀以马乘遗之，从贷钱五千万，奋以三千万与之。冀大怒，乃告郡县，认奋母为其守藏婢，云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奋兄弟死于狱中，悉没货财亿七千馀万。冀又遣客周流四方，远至塞外，广求异物，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驱击吏卒；所在怨毒。

侍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记谏曰：“明将军地有申伯之尊，位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归仁；终朝为恶，四海倾覆。顷者官民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当出民，榜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民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又掠夺百姓，皆托之尊府，遂令将军结怨天下，吏民酸毒，道路叹嗟。昔永和之末，纲纪少弛，颇失人望，四五岁耳，而财空户散，下有离心，马勉之徒乘敝而起，荆、扬之间几成大患；幸赖顺烈皇后初政清静，内外同力，仅乃讨定。今百姓戚戚，困于永和，内非仁爱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国之计所宜久安也。夫将相大臣，均体元首，共舆而驰，同舟而济，舆倾舟覆，患实共之。岂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孤狐时困而莫之恤乎！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宪度既张，远迩清查，则将军身尊事显，德耀无穷矣！”冀不纳。冀虽专朝纵横，而犹交结左右宦官，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欲以自固恩宠。穆又奏记极谏，冀终不悟，报书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冀遣书诣乐安太守陈蕃，有所请托，不得通。使者诈称它客求谒蕃；蕃怒，笞杀之。坐左转修武令。时皇子有疾，下郡县市珍药，而冀遣客赍书诣京兆，并货牛黄。京兆尹南阳延笃发书收客，曰：“大将军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应陈进医方，岂当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杀之。冀惭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求其事，笃以病免。

夏，五月，庚辰，尊博园贵人曰孝崇后，宫曰永乐；置太仆、少府以下，皆如长乐宫故事。分巨鹿九县为后汤沐邑。

秋，七月，梓潼山崩。

元嘉元年 春，正月朔，群臣朝贺，大将军冀带剑入省。尚书蜀郡张陵呵叱令出，敕羽林、虎贲夺剑。冀跪谢，陵不应，即劾奏冀，请廷尉论罪。有诏，以一岁俸赎；百僚肃然。河南尹不疑尝举陵孝廉，乃谓陵曰：“昔举君，适所以自罚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误见擢序，今申公宪以报私恩！”不疑有愧色。

癸酉，赦天下，改元。

梁不疑好经书，喜待士，梁冀疾之，转不疑为光禄勋；以其子胤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胜冠带，道路见者莫不嗤笑。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让位归第，与弟蒙闭门自守。冀不欲令与宾客交通，阴使人变服至门，记往来者。南郡太守马融、江夏太守田明初除，守谒不疑；冀讽有司奏融在郡贪浊，及以它事陷明，皆髡笞徙朔方。融自刺不殊，明遂死于路。

夏，四月，己丑，上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风拔树，昼昏。尚书杨秉上疏曰：“臣闻天下言语，以灾异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静室而止，自非郊庙之事，则螭旗不驾。故诸侯人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诫；况于以先王法服而私出警蹕，降乱尊卑，等威无序，侍卫守空宫，玺绂委女妾！设有非常之变，任章之谋，上负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纳。秉，震之子也。

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司徒张歆罢，以光禄勋吴雄为司徒。

北匈奴呼衍王寇伊吾，败伊吾司马毛恺，攻伊吾屯城。诏敦煌太守马达将兵救之；至蒲类海，呼衍王引去。

秋，七月，武陵蛮反。

冬，十月，司空胡广致仕。

十一月，辛巳，京师地震。诏百官举独行之士。涿郡举崔寔，诣公车，称病，不对策；退而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佚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海，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以；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馀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旋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占，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倚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肃清，天下密如，逢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梁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取委其轡。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钳勒鞿辔以救之，岂暇鸣和鸾，请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儒，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闰月，庚午，任城节王崇薨；无子，国绝。

以太常黄琼为司空。

帝欲褒崇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会议其礼。特进胡广、太常羊甫、司隶校尉祝恬、太中大夫边韶等咸称冀之助德宜比周公，锡之山川、土田、附庸。黄琼独曰：“冀前以亲迎之劳，增邑成三千户；又其子胤亦加封赏。今诸侯以户邑为制，不以里数为限，冀可比邓禹，合食四县。”朝廷从之。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阳成、徐乡增封为

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会绝席。十日一人，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冀犹以所奏礼簿，意不悦。

二年春，正月，西域长史王敬为于寘所杀。初，西域长史赵评在于寘，病痼死。评子迎丧，道经拘弥。拘弥王成国与于寘王建素有隙，谓评子曰：“于寘王令胡医持毒药著创中，故致死耳！”评子信之，还，以告敦煌太守马达。会敬代为长史，马达令敬隐核于寘事。敬先过拘弥，成国复说云：“于寘国人欲以我为王；今可因此罪诛建，于寘必服矣。”敬贪立功名，前到于寘，设供具，请建而阴图之。或以敬谋告建，建不信，曰：“我无罪，王长史何为欲杀我？”旦日，建从官属数十人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执之。吏士并无杀建意，官属悉得突走。时成国主簿秦牧随敬在会，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为复疑！”即前斩建。于寘侯、将输焚等遂会兵攻敬，敬持建头上楼宣告曰：“天子使我诛建耳！”输焚不听，上楼斩敬，悬首于市。输焚自立为王；国人杀之，而立建子安国。马达闻王敬死，欲将诸郡兵出塞击于寘；帝不听，徵达还，而以宋亮代为敦煌太守。亮到，开募于寘，令自斩输焚；时输焚死已经月，乃断死人头送敦煌而不言其状，亮后知其诈，而竟不能讨也。

丙辰，京师地震。

夏，四月，甲辰，孝崇皇后匭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为丧主，敛送制度比恭怀皇后。五月，辛卯，葬于博陵。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冬，十月，乙亥，京师地震。

十一月，司空黄琼免。十二月，以特进赵戒为司空。

永兴元年春，三月，丁亥，帝幸鸿池。

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

丁酉，济南悼王广薨；无子，国除。

秋，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者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以侍御史朱穆为冀州刺史。冀部令长闻穆济河，解印绶去者四十余人。及到，奏劾诸郡贪污者，有至自杀，或死狱中。宦者赵忠丧父，归葬安平，僭为玉匣；穆下郡案验，吏畏其严，遂发墓剖棺，陈尸出之。帝闻，大怒，徵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颍川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讼穆曰：“伏见弛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张理天纲，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患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滴，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则唐帝怒于崇山，重华忿于苍墓矣！当今中官近习，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衔天宪，运赏则使饿隶富于季孙，呼噏则令伊、颜化为桀、跖；而穆独亢然不顾身害，非恶荣而好辱，恶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纲之不摄，惧天网之久失，故竭心怀忧，为上深计。臣愿黥首系趾，代穆校作。”帝览其奏，乃赦之。

冬，十月，太尉袁汤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司徒吴雄、司空赵戒免。以太仆黄琼为司徒，光禄勋房植为司空。

武陵蛮詹山等反，武陵太守汝南应奉招降之。

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围屯田，杀伤吏士。后部侯炭遮领餘民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从百馀骑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及诣详降。于是更立阿罗多为王，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与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赦天下。

二月，辛丑，复听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癸卯，京师地震。

夏，蝗。

东海胸山崩。

乙卯，封乳母马惠子初为列侯。

秋，九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太尉胡广免；以司徒黄琼为太尉。闰月，以光禄勋尹颂为司徒。

冬，十一月，甲辰，帝校猎上林苑，遂至函谷关。

泰山、琅邪贼公孙举、东郭宴等反，杀长吏。

永寿元年 春，正月，戊申，赦天下，改元。

二月，司隶、冀州饥，人相食。

太学生刘陶上疏陈事曰：“夫天与之与帝，帝之与民，犹头之与足，相须而行也。陛下目不视鸣条之事，耳不闻檀车之声，天灾不有痛于肌肤，震食不即损于圣体，故蔑三光之谬，轻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伤，克成帝业，勤亦至矣；流福遗祚，至于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轨，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国柄，使群丑刑隶，芟刈小民，虎豹窟于麋场，豺狼乳于春圃，货殖者为穷冤之魂，贫馁者作饥寒之鬼，死者悲于窆窆，生者戚于朝野，是愚臣所为咨嗟长怀叹息者也！且秦之将亡，正谏者诛，谀进者赏，嘉言结于忠舌，国命出于谄口，擅阁乐于咸阳，授赵高以车府，权去己而不知，威离身而不顾。古今一揆，成败同势，愿陛下远览强秦之倾，近察哀、平之变，得失昭然，祸福可见。臣又闻危非仁不扶，乱非智不救。窃见故冀州刺史南阳朱穆、前乌桓校尉李膺，皆履正清平，贞高绝俗，斯实中兴之良佐，国家之柱臣也，宜还本朝，扶辅王室。臣敢吐不时之义于讳言之朝，犹冰霜见日，必至消灭。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书奏，不省。

夏，南阳大水。

司空房植免；以太常韩续为司空。

巴郡、益州郡山崩。

秋，南匈奴左莫鞬台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东羌复举种应之。安定属国都尉敦煌张奂初到职，壁中唯有二百许人，闻之，即勒兵而出；军吏以为力不敌，叩头争止之。奂不听，遂进屯长城，收集兵士，遣将王卫招诱东羌，因据龟兹县，使南匈奴不得交通。东羌诸豪遂相率与奂共击莫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将其众降，郡界以宁。羌豪遣奂马二十匹，金铤八枚。奂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还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财货，为羌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无不悦服，威化大行。

二年 春，三月，蜀郡属国夷反。

初，鲜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无敢犯者，遂推以为大人。檀石槐立庭于弹汗山、歆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馀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馀，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馀里。秋，七月，檀石槐寇云中。以故乌桓校尉李膺为度辽将军。膺到边，羌、胡皆望风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诣塞下送还之。

公孙举、东郭宴等聚众至三万人，寇青、兖、徐三州，破坏郡县。连年讨之，不能克。尚书选能治剧者，以司徒掾颍川韩韶为嬴长。贼闻其贤，相戒不入嬴境。馀县流民万余户入县界，翻开仓赈之，主者争谓不可。韶曰：“长活沟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无所坐。韶与同郡荀淑、钟皓、陈惠皆尝为县长，所至以德政称，时人谓之“颍川四长”。

初，鲜卑寇辽东，属国都尉武威段熲率所领驰赴之。既而恐贼惊去，乃使驿骑诈赍玺书召熲，熲于道伪退，潜于还路设伏；虏以为信然，乃入追熲，熲因大纵兵，悉斩获之。坐诈为玺书，当伏重刑；以有功，论司寇；刑竟，拜议郎。至是，诏以东方盗贼昌炽，令公卿选将帅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颂荐熲，拜中郎将，击举、宴等，大破斩之，获首万余级，馀党降散。封熲为列侯。

冬，十二月，京师地震。

封梁不疑子马为颍阴侯，梁胤子桃为城父侯。

卷第五十四 汉纪四十六

起强圉作噩，尽昭阳单阏，凡七年。

孝桓皇帝上之下

永寿三年 春，正月，己未，赦天下。

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与蛮夷同反，攻杀令，聚众至四五千人。夏，四月，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诏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

闰月，庚辰晦，日有食之。

京师蝗。

或上言：“民之贫困以货轻钱薄，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学能言之士议之。太学生刘陶上议曰：“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窃见比年已来，良苗尽于蝗螟之口，杼轴空于公私之求。民所患者，岂谓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哉！就使当今沙砾化为南金，瓦石变为和玉，使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虽皇、羲之纯德，唐、虞之文明，犹不能以保萧墙之内也。盖民可百年无货，不可一朝有饥，故食为至急也。议者不达农殖之本，多言铸冶之便。盖万人铸之，一人夺之，犹不能给；况今一人铸之，则万人夺之乎！虽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役不食之民，使不饥之士，犹不能足无厌之求也。夫欲民殷财阜，要在止役禁夺，则百姓不劳而足。陛下愍海内之忧戚，欲铸钱齐货以救其弊，犹养鱼沸鼎之中，栖鸟烈火之上；水、木，本鱼鸟之所生也，用之不时，必至焦烂。愿陛下宽徭薄之禁，后冶铸之议，听民庶之谣吟，问路叟之所忧，瞰三光之文耀，视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国家大事，粲然皆见，无有遗惑者矣。伏念当地广而不得耕，民众而无所食，群小竞进，秉国之位，鹰扬天下，鸟钞求饱，吞肌及骨，并噬无厌。诚恐卒有役夫、穷匠起于板筑之间，投斤攘臂，登高远呼，使怨之民响应云合，虽方尺之钱，何有能救其危也！”遂不改钱。

冬，十一月，司徒尹颂薨。

长沙蛮反，寇益阳。

以司空韩续为司徒，以太常北海孙朗为司空。

延熹元年 夏，五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太史令陈授因小黄门徐璜陈“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冀”。冀闻之，讽雒阳收考授，死于狱。帝由是怒冀。

京师蝗。

六月，戊寅，赦天下，改元。

大雩。

秋，七月，甲子，太尉黄琼免；以太常胡广为太尉。

冬，十月，帝校猎广成，遂幸上林苑。

十二月，南匈奴诸部并叛，与乌桓、鲜卑寇缘边九郡。帝以京兆尹陈龟为度辽将军。龟临行，上疏曰：“臣闻三辰不轨，擢士为相；蛮夷不恭，拔卒为将。臣无文武之才而忝鹰扬之任，虽殒躯

体，无所云补。今西州边鄙，土地瘠瘠，民数更寇虏，室家残破，虽含生气，实同枯朽。往岁并州雨水，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阙。陛下以百姓为子，焉可不垂抚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归仁，岂复舆金辇宝以为民惠乎！陛下继中兴之统，承光武之业，临朝听政而未留圣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惧逆上旨，取过目前。呼嗟之声，招致灾害，胡虏凶悍，因衰缘隙；而令仓库单于豺狼之口，功业无铢两之效，皆由将帅不忠，聚奸所致。前凉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纠罚，太守令长，贬黜将半，政未逾时，功效卓然，实应赏异，以劝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奸残；又宜更选匈奴、乌桓护羌中郎将、校尉，简练文下，授之法令；除并、凉二州今年租、更，宽赦罪隶，扫除更始。则善吏知奉公之祐，恶者觉营私之祸，胡马可不窥长城，塞下无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选幽、并刺史，自营、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更易。下诏为陈将军除并、凉一年租赋，以赐吏民。龟到职，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经用，岁以亿计。诏拜安定属国都尉张奂为北中郎将，以讨匈奴、乌桓等。匈奴、乌桓烧度辽将军门，引屯赤阬，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军士稍安。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匈奴、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奂以南单于车儿不能统理国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为单于。诏曰：“《春秋》大居正；车儿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还庭！”

大将军冀与陈龟素有隙，落其沮毁国威，挑取功誉，不为胡虏所畏，坐微还，以种暡为度辽将军。龟遂乞骸骨归田里，复徵为尚书。冀暴虐日甚，龟上疏言其罪状，请诛之，帝不省。龟自知必为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种暡到营所，先宣恩信，诱降诸胡，其有不服，然后加讨；羌虏先时有生见获质于郡县者，悉遣还之；诚心怀抚，信赏分明，由是羌、胡皆来顺服。暡乃去烽燧，除候望，边方晏然无警；入为大司农。

二年 春，二月，鲜卑寇雁门。

蜀郡夷寇蚕陵。

三月，复断刺史、二千石行三年丧。

夏，京师大水。

六月，鲜卑寇辽东。

梁皇后侍姊、兄荫势，恣极奢靡，兼倍前世，专宠妒忌，六宫莫得进见。及太后崩，恩宠寢衰。后既无嗣，每宫人孕育，鲜得全者。帝虽迫畏梁冀，不敢遽怒，然进御转希，后益忧悲。秋，七月，丙午，皇后梁氏崩。乙丑，葬懿献皇后于懿陵。梁冀一门，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冀专擅威柄，凶恣日积，宫卫近侍，并树所亲，禁省起居，纤微必知。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輿乃其次焉。吏民贡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下邳吴树为宛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树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诛。明将军处上将之位，宜崇贤善以补朝阙。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嘿然不悦。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树后为荆州刺史，辞冀，冀鸩之，出，死车上。辽东太守侯猛初拜，不谒冀，冀托以它事腰斩之。郎中汝南袁著，年十九，诣阙上书曰：“夫四时之运，功成则退，高爵厚宠，鲜不致灾。今大将军位极功成，可为至戒，宜遵县车之礼，高枕颐神。传曰：‘木实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损盛权，将无以全其身矣！”冀闻而密遣掩捕，著乃变易姓名，托病伪死，结蒲为人，市棺殓送。冀知其诈，求得，笞杀之。太原郝掣、胡武，好危言高论，与著友善，掣、武尝连名奏记三府，荐海内高士，而不诣冀。冀追怒之，敕中都官称檄禽捕，遂诛下家，死者六十余人。掣初逃亡，知不得免，因舆梓奏书冀门，书人，仰药而死，家乃得全。安帝嫡母耿贵人薨，冀从贵人从子林虑侯承求贵人珍玩，不能得，冀怒，并族其家十余人。涿郡崔琦以文章为冀所善，琦作《外戚箴》、《白鹄赋》以风，冀怒。琦曰：“昔管仲相齐，乐闻讥谏之言；萧何佐汉，乃设书过之吏。今将军屡世台辅，任齐伊、周，而德政未闻，黎元涂炭，不能结纳贞良以救祸败，反欲钳塞士口，杜蔽主听，将使玄黄改色、马鹿易形乎！”冀无以对，因遣琦归。琦惧

而亡匿，冀捕得，杀之。

冀秉政几十年，威行内外，天子拱手，不得有所亲与，帝既不平之；及陈授死，帝愈怒。和熹皇后从兄子郎中邓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适梁纪；纪，孙寿之舅也。寿以猛色美，引入掖庭，为贵人，冀欲认猛为其女，易猛姓为梁。冀恐猛姊媚议郎邓尊沮败宣意，遣客刺杀之。又欲杀宣，宣家与中常侍袁赦相比，冀客登赦屋，欲入宣家，赦觉之，鸣鼓会众以告宣。宣驰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厕，独呼小黄门史唐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谁乎？”衡对：“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悺与梁不疑有隙；中常侍徐璜、小黄门令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于是帝呼超、悺入室，谓曰：“梁将军兄弟专朝，迫胁内外，公卿以下，从其风旨，今欲诛之，于常侍意如何？”超等对曰：“诚国奸贼，当诛日久；臣等弱劣，未知圣意如何耳。”帝曰：“审然者，常侍密图之。”对曰：“图之不难，但恐陛下腹中狐疑。”帝曰：“奸臣胁国，当伏其罪，何疑乎！”于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共定其议，帝齧超臂出血为盟。超等曰：“陛下今计已决，勿复更言，恐为人所疑。”冀心疑超等，八月，丁丑，使中黄门张恽入省宿，以防其变。具瑗敕吏收恽，以“辄从外人，欲图不轨。”帝御前殿，召诸尚书人，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敛诸符节送省中，使具瑗将左右厖、虎贲、羽林、都候剑戟士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使光禄勋袁阊持节收冀大将军印绶，徙封比景都乡侯。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不疑、蒙先卒。悉收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老少皆弃市；它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太尉胡广、司徒韩续、司空孙朗皆坐阿附梁冀，不卫宫，止长寿亭，减死一等，免为庶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是时，事猝从中发，使者交驰，公卿失其度，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百姓莫不称庆。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馀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壬午，立梁贵人为皇后，追废鄧陵为贵人冢。帝恶梁氏，改皇后姓为薄氏，久之，知为邓香女，乃复姓邓氏。

诏赏诛梁冀之功，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为县侯，超食二万户，璜等各万馀户，世谓之五侯。仍以悺、衡为中常侍。又封尚书令尹勋等七人皆为亭侯。

以大司农黄琼为太尉，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大鸿胪梁国盛允为司空。是时，新诛梁冀，天下想望异政，黄琼首居公位，乃举奏州郡素行贪污，至死徙者十余人，海内翕然称之。

琼辟汝南范滂。滂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尝为清诏使，案察冀州，滂登车揽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污者，皆望风解印绶去；其所举奏，莫不厌塞众议。会诏三府掾属举谣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尚书责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对曰：“臣之所举，自非叨秽奸暴，深为民害，岂以污简札哉！间以会日迫促，故先举所急，其未审者，方更参实。臣闻农夫去草，嘉谷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贰，甘受显戮！”尚书不能诘。

尚书令陈蕃上疏荐五处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帝悉以安车、玄纁备礼徵之，皆不至。稚家贫，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陈蕃为豫章太守，以礼请署功曹；稚不之免，既谒而退。蕃性方峻，不接宾客，唯稚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稚虽不应诸公之辟，然闻其死丧，辄负笈赴吊。常于家豫炙鸡一只，以一两绵絮渍酒中暴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绵，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鸡置前，酹酒毕，留谒则去，不见丧主。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闻，常同被而寝，不应徵聘。肱尝与弟季江俱诣郡，夜于道为盗所劫，欲杀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怜，又未聘娶，愿杀身济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宝，国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盗遂两释焉，但掠夺衣资而已。既至，郡中见肱无衣服，怪问其故，肱托以它辞，终不言盗。盗闻而感悔，就精庐求见徵君，叩头谢罪，还所略物。肱不受，劳以酒食而遣之。帝既徵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状。肱卧于幽暗，以被韬面，言患眩疾，不欲出风，工竟不得见之。闳，安之玄孙也，若身修节，不应辟召。著隐居讲授，不修世务。昙继母酷烈，昙